

# 生生死死，真真幻幻

—

死，真真幻幻

生生死死

———杜丽娘情感世界寻绎

学 郑尚宪 高延萍

厦门大



内容提要：汤显祖的《牡丹亭》完整地演绎了杜丽娘的情感历程，成为戏曲史上屈指可数的不朽巨著。本文根据《牡丹亭》的叙事方式，分生前、死后和回生三个阶段，寻绎了杜丽娘情感追求的曲折历程，试图为解读《牡丹亭》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汤显祖 《牡丹亭》 杜丽娘

毫无疑问，杜丽娘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最为光彩夺目的形象之一。一部《牡丹亭》正因为完整地演绎了杜丽娘情感追求的曲折历程而成为不朽巨著。游园、惊梦、寻梦、写真、闹殇、魂游、幽媾、回生——在杜丽娘追寻爱情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奇幻历程中，汤显祖洞幽烛微地展现了这位怀春少女的内心世界，从而宣告了人类真情至性的不可抗拒性和不可抑制性。

杜丽娘出身宦族，长于名门，从小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她没有什么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童年伙伴，更不可能有宝黛那种耳鬓厮磨的情缘。在游园之前，她甚至从未见过一位青年男子。然而仅仅是春日的一次游园，便改变了她的人生。游园归来的她作了一个绮丽的梦，这个梦为她展示了人生最精彩最热烈的一幕，然后她就因梦中之情感伤而亡。这样的情节本来已经够离奇了。但在张扬人性大旗的汤显祖看来，这一切还远远不够，所以他的《牡丹亭》并没有因为主人公的死而打住，而是让杜丽娘的魂魄继续循着生前的思想轨迹去追求真爱，继续谱写感人的爱情篇章。于是我们看到，杜丽娘的幽魂飘出了阴曹地府，在深夜造访了梅花庵，并与客寓此处的柳梦梅云雨交欢、两情缱绻，进而借助情郎的力量破坟开棺，还魂重生，喜结连理。正如汤显祖所热烈赞颂的那样：“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题词》）爱情连生死都可以超越，世间还有何物可以阻挡呢！

杜丽娘本是封建社会中一个极其普通的女子，如果说有什么特殊性的话，那么她的出身可以算一个：世代簪缨、名门望族。但这一身分恰给了她更多的约束与限制，势必使她的生活比别的女子更加沉闷乏味。然而即使是在樊篱重重的生活中，杜丽娘毅然走出了多姿的人生步伐，唱响了生命与爱情的双重奏。她梦见意中人，追寻意中人，为他写真，为他离魂，与他幽媾，为他回生。在一次又一次不平凡的举动中，杜丽娘有了一个不平凡的人生——她经历过生，也经历过死，更经历了死而复生的奇绝诡异。而所有这一切，都只因为有了

爱。因了爱，杜丽娘在奔波，奔波于生生死死之间，奔波于作者设定的真真幻幻、虚虚实实的几个世界里。



杜丽娘的第一个世界是生之世界，这是一个纯粹现实的存在。在这里我们看到相当标准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端方的父亲，慈爱的母亲，美丽的小姐，调皮的丫鬟，迂腐的教师。所有的人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按照命运铺设的轨道平稳而乏味地运行着。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不是女主人公杜丽娘，而是她的贴身丫鬟春香。也就是在《闺塾》中，那个陪小姐读书却不停地和迂腐的老师捣蛋，听讲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信口胡诌了一段“不是昨日是前日，不是今年是去年，俺衙内关着个斑鸠儿，被小姐放去，一放放在何知州家”的闲篇，要教写字时却端出螺子黛、画眉笔、薛涛笺、鸳鸯砚充当文房四宝，把老朽陈最良气得吹胡子瞪眼睛的小丫头。春香大闹学堂之时，杜丽娘似乎还是循

规蹈矩、温顺听话的模范小姐。其实谁都不难看出，春香闹学，正是杜丽娘闹学，春香的所作所为，正是丽娘想做而不便做的。没有杜丽娘的默许，春香何以敢如此放肆？有如此调皮活泼之丫鬟，小姐的心性可想而知。果然，这位看似温文娴静的小姐先是不满于陈最良的依注解书，不动声色地给他碰了个软钉子，再等到春香闹得太出格时才出面装模作样地责罚一通，给那位糟老头子一个台阶。然而陈最良一离开，她就热切地追问春香花园所在及景致如何。当得知花园中“有亭台六七座，秋千一两架。绕的流觞曲水，面着太湖山石。名花异草，委实华丽”时，她欣然动了游园之心。为游园，杜丽娘命春香支开陈腐可厌的陈最良，选择了其父亲杜宝外出劝农的大好时机。而事先让花郎扫除花径，游园之日精心打扮，却不能不让人感动于她对游园的看重和近于虔诚的心态。生机盎然的春光，绚丽烂漫的春色，激活了杜丽娘压抑已久的青春人性。伴随着对美好春色的发现，是“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杜

丽娘对自身美好青春的体认：“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一番感慨之后，顺理成章地由景及人，顾影伤春起来：

默地游春转，小试宜春面。春呵，得和你两留连，春去如何遣？……天呵，春色恼人，信有之乎！尝观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昔日韩夫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吾生于宦族，长于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婚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泪介）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

家庭的束缚，父师的教训，遏制不住喷薄而出的情感渴望。她期望有红叶题诗的奇遇，更希望有个张生式的男子出现。大自然那火炽撩人的春色，唤醒了她心中的春情，引起她极度的兴奋，又给她带来了深深的失落：

[山坡羊] 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俺的睡情谁见？则索因循腼腆。想幽梦谁边，和春光暗流转？迁延，这衷怀哪处言！淹煎，泼残生，除问天。

到这里为止，作者一直严格地在现实世界里演绎人生，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杜丽娘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家规森严，衣服上刺绣两只鸟儿，白天小憩片刻都会招致父母的批评，像游园这样的大动作，是绝对逃不过父母一番训诫的。因此，杜丽娘不得不十分小心。趁父亲不在，瞒着母亲，支开老师：这许许多多在今天看来大可不必的措施，在当时却是必不可少的。

游园之后，当然就是惊梦了。今天我们提到游园自然条件反射般地联系到惊梦，可实际上，游园和惊梦虽是因果，二者却有很大区别：游园是现实，而惊梦则是一个虚幻。惊梦中的一切，都是作者着意的安排。为了让杜丽娘压抑已久的春心找到一个释放的方式，作者选择了最为自由而又无所不能的梦。而柳梦梅也因此只能是一个梦中情人，而不可能是《墙头马上》的裴少俊抑或那个半夜翻墙的张生。这三个故事都发生在后花园，然而后两者都是实实在在的风流才子，而前者只不过是梦幻中的镜花水月。也正因为如此，杜丽娘比李千金和崔莺莺更加压抑，更加可怜，也就更加无奈和无助。游园是杜丽娘一生的闪光点，她不仅是用眼睛在看那“朝飞暮卷，云霞翠轩”，她更多地是用她萌动的心细细品味着“雨丝风片，烟波画船”，在游园中，她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也正因为如此，《惊梦》一节是虚幻而又真实的，它具有很大的现实性。作为青春和生命的外化，它绝不是女主人公一时生理上或心理上的冲动，而是长期压抑的人间真情的喷发，无怪乎光彩照人，令人叹为观止：

〔嘉庆子〕是谁家少俊来近远？敢迤逗这香闺去沁园。话到其间腼腆，他捏这眼，奈烦也天，咱嗽这口，待酬言。

〔尹令〕那书生可意呵，咱不是前生爱眷，又素乏平生半面。则道来生出现，乍便今生梦见。生就个书生，恰恰生生抱咱去眠。（白）那些好不动人春意也！

〔品令〕他倚太湖石，立着咱玉婵娟。待把俺玉山推倒，便日暖玉生烟。捱过雕栏，转过秋千，揜着裙花展。敢席着地，怕天瞧见。好一会分明，美满幽香不可言。

爱情是圣洁的，但它只在梦里。梦是美好的，可它只是来去匆匆的片刻，再美的梦境总有醒来之时。对于杜丽娘来说，梦的天地是有情世界，梦醒时分却不能不为“理”所束缚，不能不承受着封建礼教令人窒息的桎梏。然而已在梦中体验了爱情的杜丽娘，她的情感世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再也不能被动地等待情人入梦，而是主动地在现实生活中寻觅它。她茶饭无心，寝食俱废，情不自禁地再次来到后花园，沿着梦境中熟悉的路径，羞涩而又大胆地追寻梦境。

寻梦的过程有些温馨，更有些酸楚：

〔懒画眉〕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少什么低就高来粉画垣，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悬。睡荼蘼抓住裙衩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

〔前腔〕为甚呵玉真重溯武陵源？也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中有啼红怨。咳，辜负了春三二月天。

.....

〔江儿水〕偶然间心似缱，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

寻梦的结果只是平添了一段绝望和凄凉：

〔川拨棹〕为我慢归休，缓留连。（内鸟啼介）听，听这不如归春暮天，难道我再到这庭园，则挣的个长眠和短眠。

梦和醒代表了理想和现实的尖锐冲突，而梦境与现实的鸿沟却难以填平，到了这一步，杜丽娘的命运已经很清楚，除了冥冥不归路，她似乎已无路可走。于是她毅然选择了死亡。请注意，不是逃脱，而是选择。“拜月堂空，行云径拥。骨冷怕成秋梦。世间何物私情浓？整一片断肠心痛！”（《闹殇》）行将离去的杜丽娘仍有留恋，只不过她留恋的不是生命，而是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于是，在爱的火焰即将燃尽生命时，她没有忘记把自己鲜妍的春容留在世上：

〔雁过声换头〕轻绡，把镜儿擘掠。笔花尖淡扫轻描。影儿呵，和你细评度：你腮斗儿恁喜

谑，则待注樱桃，染柳条，渲云鬓烟霏飘萧；眉梢青未了，个中人全在秋波妙，可儿的淡春山钿翠小。

[倾杯序换头] 宜笑，淡春风立细腰，又似被春愁着。谢半点江山，三分门户，一种人才，小小行乐，拈青梅闲厮调。倚湖山梦晓，对垂杨风袅。忒苗条，斜添他几叶芭蕉。这一描一画，倾尽了杜丽娘最后的生命与感情，而“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的绝笔更寄托了她对人世的最后一丝幻想，一点企盼。

杜丽娘因情而亡，将我们带入她的第二个世界——魂灵世界。这个世界当然是虚幻的，完全由作者假想的。然而它却依然引人入胜。在这里，交织着生之柳梦梅与死之杜丽娘的人鬼之恋。尽管刚开始时柳是将杜当作神仙姐姐来看待的，并没把她和“鬼”这个恐怖的名词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会爱上这个“惊人艳，绝世佳，闪一笑风流银蜡”的女子，但当他得知杜丽娘的真实身份后，也仅仅是道一声“怕也，怕也”的惊，然后就认定“你是我妻，俺也不害怕了！”并迫不及待地询问杜丽娘还魂重生的具体事宜。好一个痴情的柳梦梅！作为杜丽娘感情的载体，柳梦梅开始崭露光彩。但柳梦梅的真情并未压倒杜丽娘的痴情，她的独特经历和独特心理让她有了一种别人无法覆盖更无法超越的光辉。即使是一个鬼，杜丽娘依然熠熠生彩，引人注目。魂灵世界中的杜丽娘表现得勇敢无畏。如果说生前的杜丽娘很勇敢，那么，她的勇气也仅仅停留在心里，最大的举动不过是游园与寻梦。而作为鬼魂的杜丽娘没有了约束，她的真性情也就得到了尽情的展示：她敢于在阎罗面前直承内心，更敢于一缕精魂四方飘荡，寻觅心上人；在邂逅柳梦梅后，积压已久的感情倾泻而出，主动上门与之幽媾，夜夜相约，如胶似漆，更懂得在适当的时机说明真相，借助柳郎之力重返阳世。这里所敷演的一切都是杜丽娘作为鬼魂的言行举止，毫无疑问是虚构的。然而它却白纸黑字地写在剧本上，形神毕现地搬演于舞台上。没有人不理解它，更没有人拒绝它。因为它是作者与观众共同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真实的。因为在这个魂灵世界中登场的杜丽娘才是真实的杜丽娘。这里的杜丽娘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只不过是一个鬼，但由本质里看，她的心，她的情，她的爱，都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拥有的。因此，这个时候的杜丽娘，更像一个完全真实的人。她勇敢、大胆、执着、直白、热情，这是一个不受任何清规戒律束缚、不懂任何人情世故的“真我”。看似荒诞的故事是由荒诞的事实决定的。“人须实礼”，在现实社会里，人不得不受到礼教的束缚，而“鬼可虚情”，逃离了封建道德的牢笼，人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情欲。汤显祖用超现实的手法，让杜丽娘的爱情逃脱了封建礼教的枷锁和道德的桎梏，死者和生者自由结合了！杜丽娘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强大到足以克服一切，在摆脱了社会伦常规范的束缚之后，它最终走向了人类所能具有的至性深情和终极真实：爱情



可以战胜一切，包括死生！因此，生活于鬼魂世界中的杜丽娘其实是一个人，而这个魂灵世界实际上也应该是一个虚构中的现实，或者更应说是虚构中的理想。

最后，随着杜丽娘的还魂重生，我们进入了《牡丹亭》的最后一个世界——杜丽娘再生之世界。既然前一个世界，也就是杜丽娘魂灵之世界已是假想的世界，那么，这最后的再生世界则是更进一步的虚幻世界。人死不能复生，千古同理。所以杜丽娘再生之世界完完全全是一个虚幻的存在。然而，正是在这个虚幻世界中，却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性。还魂之后的杜丽娘立刻进入了现实世界，面对柳梦梅的求婚，她说出了令人意外的“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折不扣地一个封建贵族千金的口吻。既然梦中的杜丽娘、作为鬼魂的杜丽娘都能无所畏惧地对柳梦梅一见倾心、以身相许，那么还魂之后，面对自己付出生死代价才寻觅到的心上人，杜丽娘为何反而裹足不前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先前的两个世界里，杜柳两人的相见相亲都是不完整的。也就是说：在前两次中，二人中总有一人是虚幻的，而非真实的存在。第一次，杜丽娘惊梦之时，柳梦梅仅是梦中的一个意象，他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意象而非作为一个人存在，这个意象就是一名风流才子。所以，即使柳梦梅不是柳梦梅，而是张君瑞或是裴少俊，杜丽娘依然会爱上他，依然会为了这个“他”而伤情身亡。因为，那是她十六年生命历程中所遇到的唯一的一名青年男子，在毫无理性的情况下，她不由自主地爱上他。这一点，像极了那个对罗密欧一见倾心的朱丽叶。至于第二次，柳梦梅成为一个现实的人，而杜丽娘则是一名女鬼，她是虚假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所以它可以毫无顾忌地放纵自己，大胆地表露真情，作为魂灵的她是不需对任何人负责的，不用顾忌家长的干涉，不用矜守小姐的名声，甚至不用解释自己的行为。这样的杜丽娘是真实的，然而却是不现实的。现实的杜丽娘是生活于《牡丹亭》第三个世界中的还魂以后的杜丽娘。她矜持、自重、循规蹈矩、谨言慎行，言谈举止完全符合那个时代对大家闺秀的要求标准。再生的杜丽娘的勇敢只是在杜宝让她与柳梦梅离异时才表现出来。然而，这样的勇敢是建立在柳梦梅金榜题名的前提上的。如果要更严苛一点，那么，应该是固守于“烈女不嫁二夫”的观念。闹了老半天，又回到封建道德规范里去了。可是在那个社会里，谁又不是这样呢？这就是现实的严酷和严酷的现实。无怪乎有人要将《牡丹亭》划入悲剧行列，因为它的结局尽管是花团锦簇、笙歌齐鸣的大团圆，但在鼓乐喧嚣、洞房花烛中，今人更多看到的是无奈与悲哀。杜丽娘和柳梦梅终成眷属，可以想见从此夫荣妻贵，柳梦梅官运亨通，杜丽娘相夫教子，若干年后，很可能就像她的白发娘亲一样，熬成一个“宛转随儿女”的辛勤老娘，用她父母教导过她的那一套去教育自己的儿女……她曾经拒绝过这一切，也反抗过这一切，但最终，她仍要皈依于这一切，甚至要对它顶礼膜拜，感恩戴德。这，难道不悲哀吗！

由爱生梦，因情入死，缘爱而生，这是杜丽娘追求爱情的全过程。剧本在最后给杜丽娘的爱情加上了一条光明的尾巴：奉旨成婚。这个结局即使不说悲哀，也肯定很无奈。然而这就是现实，杜丽娘不可能永远生活在韶光如许的后花园中，因为那是虚构的梦幻，只能偶尔光顾，不能时时流连。杜丽娘如果想复生，如果想与柳梦梅共谐连理，她就必须回到现实，就必须遵循这个社会的一切游戏规则。那么，生生死死，真真幻幻，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牡丹亭》也该落幕了。

原载《艺术百家》2003年第3期

厦门大学图书馆